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绣像版

岳家将

下

【清】钱彩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岳家将

下 册

(清)钱彩等

目 录

说岳全传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447)
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454)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461)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偶	(467)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476)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482)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489)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496)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提兵祭岳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503)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术三曹对案再兴兵	(508)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忠坟 勘奸定罪正法奸佞	(516)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522)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533)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540)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四将丧命 白龙带伍连遭擒	(549)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圣母 牛皋气死完颜兀术	(560)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571)

岳王传

第一回	韩离不举兵南寇	(579)
第二回	李纲措置御金人	(583)
第三回	师中大战杀熊岭	(589)
第四回	金粘罕邀求誓书	(593)
第五回	宋徽钦北狩沙漠	(599)
第六回	宋康王泥马渡江	(606)
第七回	岳鹏举辞家应募	(610)
第八回	宋高宗金陵即位	(615)
第九回	李纲奏陈开国计	(619)
第十回	岳飞与宗泽谈兵	(627)
第十一回	岳飞计画河北策	(631)
第十二回	李纲谏车驾南行	(636)
第十三回	宗泽约张所出兵	(641)
第十四回	宗泽定计破兀术	(645)

第十五回	粘没喝京西大战	(650)
第十六回	宗泽大胜兀术兵	(654)
第十七回	高宗车驾走杭州	(658)
第十八回	苗傅作乱立新君	(663)
第十九回	张浚传檄讨苗傅	(667)
第二十回	韩世忠大破苗翊	(671)
第二十一回	洪皓持节使金国	(675)
第二十二回	胡寅前后陈七策	(678)
第二十三回	岳飞破虏释王权	(682)
第二十四回	兀术大战龙王庙	(687)
第二十五回	韩世忠镇江鏖兵	(691)
第二十六回	岳统制楚州解围	(694)
第二十七回	刘子羽议守四川	(698)
第二十八回	宋高宗议建东宫	(702)
第二十九回	兀术兵寇和尚原	(705)
第三十回	韩世忠平定建州	(709)
第三十一回	刘豫建都汴梁城	(712)
第三十二回	岳飞用计破曹成	(716)
第三十三回	刘子羽分兵拒敌	(721)
第三十四回	吴玠大战仙人关	(725)
第三十五回	张浚被劾谪岭南	(729)
第三十六回	宋高宗御驾亲征	(733)
第三十七回	韩世忠鏖战大仪	(737)
第三十八回	岳飞两战破李成	(740)
第三十九回	议防边李纲献策	(745)

第四十回	诏岳飞征讨湖寇	(749)
第四十一回	岳飞定计破杨么	(753)
第四十二回	牛皋大战洞庭湖	(757)
第四十三回	刘豫兴兵寇合肥	(761)
第四十四回	杨沂中藕塘大捷	(765)
第四十五回	镇汝军岳云立功	(770)
第四十六回	岳鹏举上表陈情	(773)
第四十七回	岳飞奏请立皇储	(776)
第四十八回	金熙宗废谪刘豫	(781)
第四十九回	议求和王伦使金	(784)
第五十回	世辅计擒撒离喝	(788)
第五十一回	胡世将议敌金兵	(796)
第五十二回	王乌禄大驱南寇	(800)
第五十三回	宋刘锜顺昌鏖兵	(803)
第五十四回	张琦大战青溪岭	(808)
第五十五回	小商桥射死再兴	(812)
第五十六回	岳飞兵近黄龙府	(816)
第五十七回	秦桧怒贬张九成	(822)
第五十八回	刘太尉叠桥破虏	(825)
第五十九回	杨沂中战败濠州鹁鳊	(829)
第六十回	秦桧定计削兵权	(833)
第六十一回	吴玠设立叠阵法	(837)
第六十二回	岳飞上表辞官爵	(841)
第六十三回	岳飞访道月长老	(846)
第六十四回	周三畏鞫勘岳飞	(849)

第六十五回	下岳飞大理寺狱	(852)
第六十六回	秦桧矫诏杀岳飞	(857)
第六十七回	何铸复使如金国	(860)
第六十八回	和议成洪皓归朝	(864)
第六十九回	阴司中岳飞显灵	(869)
第七十回	秦桧遇风魔行者	(872)
第七十一回	弑熙宗颜亮弄权	(877)
第七十二回	东阳市施全死义	(882)
第七十三回	栖霞岭诏立坟祠	(885)
第七十四回	效顰集东窗事犯	(887)
第七十五回	冥司中报应秦桧	(891)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诗曰：

三卷兵书授远孙，辅成孝子建奇勋。
非关预识欧阳计，须知袖里有乾坤。

却说岳夫人见银瓶小姐投井身亡，痛哭不止！梁夫人亦甚悲伤，阖家无不哀痛。就是那些来来往往行路之人，那一个不赞叹小姐孝烈！梁夫人含泪劝道：“令爱既死，不能复活，且料理后事要紧。”岳夫人即吩咐岳安，速去置备衣衾棺槨，当时收殓已毕。岳夫人对梁夫人道：“现今这五口棺木将如何处置？必须寻得一块坟地安葬，方可放心。望姊姊索性再等几日，感恩无尽！”梁夫人道：“这个自然。愚姊要全始全终，岂肯半途而废？可命家人即于近处寻觅便了。”当时岳夫人即命四个家人在蓬下看守，自同梁夫人并众家属仍回驿内安歇。

过了两日，岳安来禀道：“这里栖霞岭下有一块坟地，乃是本城一位财主李官人的。他说岳元帅一门俱是忠臣孝子，情愿送与岳元帅，不论价钱。只要夫人看得中，即便成交。”岳夫人听了，即邀梁夫人一同出城，来至栖霞岭下，看了那块坟地，十分欢喜；回转驿中，即命岳安去请李官人来成交。去不多时，李直同了岳安来见岳夫人，送了文契，不肯收价。韩夫人道：“虽是官人仗义，但没有个空契之理，请略收些，少表微意可也。”李直领命，收下二十金，告辞回去。岳夫人择取吉日，安葬已毕。

梁夫人送回驿中，已见那四个解官、二十四名解差催促起身。岳夫人就

检点行李，择于明日起身。梁夫人又着人去通知韩元帅，点了有力家将四名护送。梁夫人亲送出城，岳夫人再三辞谢，只得洒泪而别。梁夫人自回公寓，岳夫人一家自上路去。这里秦桧又差冯忠带领三百名兵卒，守住在岳坟近处巡察，如有来祭扫者，即时拿下。一面行下文书，四处捉拿岳雷；一面又差冯孝前望汤阴，抄没岳元帅家产。

再说韩起龙一日正与岳雷等坐在后厅闲话，那上临安去的家人打听得明明白白，回来见了员外，将秦桧如何谋害，梁夫人如何寻棺、如何安葬，银瓶小姐投井身亡，岳氏一门已经解望云南、现在差官抄没家私、四下行文捕捉二公子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岳雷听了，不觉伤心痛哭，晕倒在地。众人连忙将姜汤灌醒。醒来，只是哀哀的哭：“爹爹呀！你一生忠孝，为国为民，不能封赏，反被奸臣惨害！一家骨肉，又充发云南！此仇此恨，何日得报！”正是：

路隔三千里，肠回十二时。

思亲无尽日，痛哭泪沾衣。

起龙道：“事已至此，二弟不可过伤。你坏了身子，难以报仇！”岳雷道：“多承相劝。只是兄弟欲望临安，到坟前去祭奠一番，少尽为子之心，然后望云南去探望母亲。”起龙道：“二弟，你不听说奸臣差人在坟上巡察，凡有人祭奠的，必是叛臣一党，即要拿去问罪？况且行文画影，有你面貌花甲，如何去得？”牛通道：“怕他甚么！有人看守，偏要去！若有人来拿你，我自抵挡。”宗良道：“不如我们五个人同去，就有千军万马，也拿我不住。”众人齐声拍手道：“妙，妙！我们一齐去。”韩起龙就吩咐收拾行李，明日一同起身。

且说诸葛英自长江分散回家，朝夕思念岳爷，郁郁不乐，染成一病而死。其子诸葛锦在家守孝，忽一夜睡到三更时分，梦中见父亲走进房来，叫声：“孩儿，快快去保岳二公子上坟，不可有误！”诸葛锦道：“爹爹原来在此！叫孩儿想得好苦！”上前一把扯住衣袂。诸葛英将诸葛锦一推，倒在床上，醒来却是一梦。到次日，将夜间之梦告诉母亲。诸葛夫人道：“我久有心叫你望汤阴去探望岳夫人消息，既是你爹爹托梦，孩儿可速速前望。”

诸葛锦领命，收拾行李，辞别母亲，离了南阳，望相州进发。不想人生路不熟，这一日贪赶路程，又错过了客店，无处栖身，天色又黑将下来。又

走了一程，只见一带茂林，朦胧月色，照见一所冷庙，心中方定，暗想：“且向这庙里去蹲一夜再处。”走上几步，来到庙门首，两扇旧门不关。上边虽有匾额，字迹已剥落的看不出了。诸葛锦走进去一看，四面并无甚物，黑黢黢两边立着两个皂隶，上头坐个土地老儿。一张破桌，缺了一只脚，已斜摊在一边。诸葛锦无奈，只得就拜台上放下包裹，打开行李，将就睡下。行路辛苦，竟朦胧的睡着了。

将至三更时分，忽见一人走进店来，头戴纶巾，身穿鹤氅，面如满月，五绺长须，手执羽扇，上前叫道：“孙儿，我非别人，乃尔祖先孔明是也！你可快去保扶岳雷，成就岳氏一门‘忠孝节义’。我有兵书三卷：上卷占风望气，中卷行兵布阵，下卷卜算祈祷。如今付你去扶助他，日后成功之日，即将此书烧去，不可传留人世。须要小心！”说罢，化阵清风而去。诸葛锦矍然醒来，却是一梦。到了天明起来，见那供桌底下有个黄绫包袱，打开一看，果然是兵书三卷，好不欢喜。连忙一总收拾在包裹内了，就望空拜谢。看看东方渐白，就背上包裹，出了土地庙。

一路下来，日间走路，夜投宿店。又在市镇上买了一件道家衣服，从此日常改作道家装束。又行了几日，到了江都地面，住在一个马王庙内。每日在路旁搭个帐篷，写起一张招牌来，上写着“南阳诸葛锦相识鱼龙并不计利”十三个大字。那些人都有来相的，皆说相得准。送的银钱，诸葛锦也不讨论多寡，赚得些来将就度日。

那一日，岳雷同着牛通、宗良、韩起龙、韩起凤五个人，一路行至江都，打从诸葛锦帐篷前走过。牛通看见聚着一簇人不知是做甚么的，便叫：“哥哥们慢走，等我看看。”就向人从里分开众人，上前一看，说道：“是个相面的，甚么希罕，聚这许多人！”岳雷听见，便道：“我们何不相一相，看他怎么说？”岳雷就走进帐篷，众人也一齐跟进去。不道看相的人多，牛通就大喝道：“你们这班鸟人！要相就相，不相的，却挤在这里做甚么？快快与我走他娘，不要惹我老爷动手！”那看的人见牛通是个野蛮人，况这五个人都是异乡来的，与他争些甚么，都一轰的散了。岳雷上前把手一拱，说道：“先生，求与在下相一相。”那诸葛锦抬头将岳雷一看，说道：“足下的尊相，非等闲可比！等小子收拾了帐篷，一同到敝寓细细的相罢。”岳雷道：“如此甚好。”那道人即去把招牌放下，卷起帐篷，一同众人来到马王庙中，各各见礼坐下。

诸葛锦道：“足下莫非就是岳二公子么？”岳雷吃了一惊，便问：“小

弟姓张，先生休要错过了！”诸葛锦道：“二兄弟，休得瞒我！我非别人，乃诸葛英之子也。因先父托梦，叫我来扶助你去上坟的。”岳雷大喜道：“大哥从未识面，那里就认得小弟？”诸葛锦道：“我一路来的天津，俱有榜文张挂，那面貌相似，所以认得。”众人大喜道：“今番上坟，有了诸葛兄就不妨事了。”牛通道：“既有了军师，我们何不杀上临安，拿住昏君，杀了众奸臣？二兄弟就做了皇帝，我们都做了大将军，岂不是好？”岳雷道：“牛兄休得乱道！恐人家听见了，不是当要的！”当时诸葛锦——问了姓名，就在庙中住了一夜。到次日收拾行李，离了马王庙，六个人同望临安上路。

行了一日，到瓜州已是日落西山，天已晚了，不好过江，且在近处拣一个清静歇店住了一夜。天明起身，吃饱了离了店门，一齐出了瓜州城门，见有一个金龙大王庙，诸葛锦道：“我们且把行李歇在庙中坐坐，那一位兄弟先到江边叫定了船，我们好一齐过江去。”岳雷道：“等小弟去，众位可进庙中等着。”说罢，竟独自一个来到江边。

恰好有只船泊在岸边，岳雷叫声：“驾长，我要雇你的船过江，要多少船钱？”那船家走出舱来，定睛一看，满面堆下笑来道：“客人请坐了，我上去叫我伙计来讲船钱。”岳雷便跳上船，进舱坐下，那船家上岸飞跑去了。岳雷正坐在船中，等一会，只见船家后边跟了两个人，一同上船来道：“我的伙计就来了。这两个客人也要过江的，带他一带也好。”岳雷道：“这个何妨。不知二位过江到何处去公干？”二人流泪道：“我二人要望临安去上坟的。”岳雷听了“上坟”两字，打动了心事，便问：“二位远途到临安，不知上何人之坟？”二人道：“我看兄是外路人，谅说也不妨。我们要去上岳爷之坟的。”岳雷听了，不知不觉就哭将起来，问道：“二位与先父有何相与？敢劳前上去上坟？实不相瞒，小弟即是岳雷。二公要去，同行正好。”二人道：“你既是岳雷，我二人也不敢相瞒，乃是本州公差，奉秦太师钧旨来拿你的。”二人即在身边取出铁练，将公子锁了上岸，进城解望知州衙门里去。那知州姓王名炳文，正值升堂理事。两个公差将岳雷雇船拿住之事禀明。知州大喜道：“带进来！”两边一声吆喝，将岳雷推至堂上。知州大喝道：“你是叛臣之子，见了本州为何不跪？”岳雷道：“我乃忠臣之子，虽被奸臣害了，又不犯法，为何跪你？”知州道：“且把这厮监禁了，明日备文书起解。”左右答应，就将岳雷推入监中。

且说那众小弟兄在大王庙中，等了半日，不见岳雷转来，韩起龙道：“等我去寻寻看，为何这半日还不来？大江边又是死路，走向那里去了？”起



风道：“我同哥哥去。”弟兄两个出了庙门，来至江口，只听得三三两两传说：“知州拿住了岳雷，明日解上临安去，倒是一件大功劳！”也有的说：“可怜岳元帅一生尽忠，不得好报！”又有的说：“秦太师大约是前世与他有甚仇冤。”韩起龙弟兄两个听得明白，慌慌张张回转庙中，报知众人。牛通便对诸葛锦道：“都是你这牛鼻子，叫他去叫船，如今被人捉去。快快还我二兄弟来便罢，不然我就与你拚了命！”诸葛锦也慌了手脚。宗良便道：“牛兄弟且莫要忙，事已如此，我们且商量一计，救他方好。”诸葛锦道：“且慢，等我来卜一卜。”就在身边取出三个金钱，对天祷告，排下卦来。细细看了卦像，大喜道：“你们各请放心！包管三更时分，还你岳家兄弟见面便了。”众人道：“如今现被知州监禁在狱，我们若不去劫牢，今晚怎得出来？”诸葛锦道：“我看卦像，是有救星在内，应在酉亥二时出城。我们都望城边守候，包你不错就是。”众人无奈，只得由他。

且说岳雷在牢中放声大哭，大骂：“秦桧奸臣！我父亲在牛头山保驾，朱仙镇杀退金兵，才保得这半壁江山。你将我父兄三个害死风波亭上，又将我满门充发云南！今日虽被你拿住，我死后必为厉鬼，将你满门杀绝，以泄此恨！”带哭带骂，唠叨不止。谁知惊动了隔壁一个人听得明明白白，便大喝一声：“你这现世宝！你老子是个好汉，怎么生出你这个脓包来，这样怕死！哭哭啼啼的来烦恼咱老子！”那禁子便道：“老爷不要理他，过了今日一晚，明日就要解望临安去的。他不晓得老爷在此，等我们去打他，不许他哭就是了。”

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复姓欧阳名从善，绰号叫做“五方太岁”，惯卖私盐，带些私商勾当。只因他力大无穷，官兵不敢奈何他。又且为人率直，逢凶不怕，见善不欺。昔日渡张保过江的就是此人。因一日吃醉了酒，在街坊与人厮打，被官兵捉住，送望州里。州官将他监在狱中，那牢子奉承他，便赏他些银钱。倘若得罪了他，非打即骂。那些禁子怕他打出狱去，尽皆害怕，所以称他做“老爷”，十分趋奉他。他倒安安稳稳坐在监房里。

那日，听得岳雷啼哭，假意发怒，便对禁子道：“今日是我生日，被这现世宝吵得我不耐烦。”就在床头取出一包银子，约有二十来两，说道：“你拿去，替我买些鸡鹅鱼肉酒曲果子进来，庆个寿，也分些众人吃吃。”禁子接了银子，到外边买了许多酒菜。收拾端正，已是下午。禁子将那些东西，搬到从善面前摆着。从善叫分派众囚人，又道：“这一个现世宝，也拿些与他吃吃。”众牢子各各分派了，回到房中坐定。欧阳从善与这些牢头禁

子猜拳行令，直吃到更深，大家都已吃得东倒西歪，尽皆睡着。

从善见众人俱醉了，立起身，拿了几根索子束在腰间，走过隔壁来，轻轻的对岳雷道：“我乃欧阳从善，日间听见你被捉，故设此计救你！”公子称谢不尽。从善便将公子镣铐去了，便道：“快随我来！”二人悄悄来至监门首，从善将锁轻轻打落。二个逃出监来，如飞的来至城头。欧阳从善解下腰间索子，拴在岳雷腰里，从城上放将下去。谁知这诸葛锦预先算定阴阳，同众弟兄在城脚下接应，见岳雷在城上坠下，尽皆欢喜。牛通道：“这个人算的阴阳果然不差！”忽然见城上高喊一声：“下边是甚么人，走开些！”这一声喊，欧阳从善即趋势一纵，已跳下城来。与众弟兄相见了，各通姓名。岳雷将从善在监中相救之事说了一遍。从弟兄十分感激，称谢不尽。

诸葛锦道：“我等不可迟延，速速寻觅船只过江！恐城中知觉，起兵追来，就费手脚了。”众弟兄各各称是，一齐来到江口，却见日里那只船还泊在江边。韩起龙跳上船头，喝声：“艄公快起来，本州太爷解犯人过江。”那艄公在睡梦里听见吆喝，连忙披了衣服，冒冒失失钻出舱来。早被韩起龙一把揪起头发，身边拔出腰刀，一刀剁落水去。众兄弟齐上船来，架起橹桨，一径摇过江去了。正是：

鳌鱼脱了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诗曰：

堪叹英雄真坎坷，平生意气尽消磨。

魂离故苑归应少，恨满长江泪转多！

且说瓜州城里那狱中这些牢头禁子酒醒来，不见了欧阳从善，慌慌的到各处查看，众犯俱在，单单不见了岳雷。又到监门首，但见监门大开。这一吓真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去州里报知。知州闻报是越了狱，即刻升堂，急急点起弓兵民壮，先在城内各处搜寻，那里有一点影响，空闹了半夜。天色将明，开了城门，赶到江口，一望绝无踪迹。无可奈何，只得回衙，将众禁子各打了四十。一面差人四处追捉。

且说众小弟兄渡过了长江，到京口上岸，把船弃了，雇了牲口，望武林一路进发。不一日，到了北新关外，见一招牌上写着“王老店安寓客商”。众弟兄正在观望，早有人出店来招接道：“众位相公要歇，小店尽有洁净房子。”众弟兄一齐走进店内。小二早把行李接了，搬到后边三间屋内安放。众人举眼看时，两边两间卧房，安排着三四张床铺。中间却是一个客座。影壁上贴着一幅朱砂红纸对，联上写着：

人生未许全无事，世态何须定认真？

中间一只天然几上供着一个牌位。诸葛锦定睛看时，却写着“都督大

元帅岳公之灵位”。众兄弟吃惊，也不解其意。少停，店主人端正酒饭，同了小二搬进来。诸葛锦便请问主人家：“这岳公牌位为甚设在此间？”主人道：“不瞒诸位相公，相公是外路客人不避忌讳，这里本地人却不与他得知。小可原是大理寺禁子王德。因岳爷为奸臣陷害，倪狱官也看破世情回乡去了。小可想在狱中勾当，赚的都是欺心钱，怕没有报应的日子？因此也弃了这行业，帮着我兄弟在此开个歇店。因岳爷归天，小子也在那里相帮，想他是个忠臣，故此设这牌位，早晚烧一炷香，愿他早升天界。”诸葛锦道：“原来是一家人，决不走漏风声的。”指着岳雷道：“这位就是岳元帅的二公子，特来上坟的。”王德道：“如此，小人失敬了！小可因做过衙门生意，熟识的多，再无人来查察，众位相公尽可安身。但是坟前左右，秦太师着人在彼巡察，恐怕难去上坟，只好等半夜里，悄悄前去方可。”诸葛锦道：“且再作商量。”当日，弟兄七个在店中宿了一夜。

天明起来梳洗，吃了早饭。诸葛锦取出三四两银子来，对着主人家道：“烦你把祭礼替我们端正好了，我们先进城去探探消息，晚间回来，好去上坟。”王德道：“祭礼小事，等小的备了就是，何必又要相公们破钞！”岳雷接口道：“岂有此理？劳动已是不当了！”说罢，就一齐出了店门。

进城来，一路东看西看，闯了半日。日已过午，来到一座酒楼门首经过，牛通道：“诸葛哥，我肚中饥了，买碗酒吃了去。”众人道：“我们也用得着了。”七个人一齐走进店门，小二道：“各位相公，可是用酒的？请上楼去坐。”众人上了楼，拣一个干净座头占了。小二铺排下酒东西，烫上酒来。七个人猜拳行令，直吃到红日西沉。下楼来算还了酒钱，一路望武林门而来。

恰恰打从丞相府前经过，诸葛锦悄悄的对众人说道：“这里是奸贼秦桧门首。不要多言，快快走过去。”众人依言，默默的向前走去。独有那牛通听了此言，暗自想道：“我正要杀这个奸贼，与岳伯父报仇。今日在此贼门首经过，反悄悄而行，岂有此理？等我进去，除了此贼，有何不可？”想定了主意，挨进头门。此时天色已晚，衙役人等尽皆散去，无人盘问。远远望见那门公点火出来上灯，牛通连忙望马弄内去躲。看见搁着一乘大轿在那里，牛通就钻进轿中坐着。直至更深夜静，牛通钻出轿来，走至里边。门户俱已关上，无处可入。抬头一看，对面房子不甚高大，凑着墙边一棵大树，遂盘将上去。爬上了屋，望下一看，屋内却有灯光。便轻轻的将瓦来揭开，撬去椽子，溜将下来，只见一个人睡在床上，却被牛通惊醒，正等要喊，牛

